征稿:<海韻>文藝副刊歡迎惠稿,舉凡短篇小說,散文,現代詩歌,古典詩詞,曲藝雜談,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,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系,文長勿超過千五字,詩(每首)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
投稿郵箱：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,聯絡電話。

三月的溫柔時光

王建強

晨霧，還沒褪盡時，風從河面上溜過來，帶著點水汽的軟，拂過臉頰像嬰兒的手。我踩著草尖上的露往公園走，鞋尖沾著的泥都帶著暖意，彷彿剛從土裡探出頭的春芽，怯生生又滿是歡喜。

柳絲，把陽光濾成金碎，垂在水面輕輕晃。有老人坐在石凳上抽旱煙，煙袋鍋「吧嗒」響著，火星明滅間，他往河面撒了把魚食，紅的黃的粒兒落水，驚得白條魚「倏」地竄開，攪碎了滿河的雲影。我挨著他坐下，看他魚竿彎成溫柔的弧，魚線在風裡微微顫，像三月最軟的絲線，一頭拴著耐心，一頭繫著期待。

「這時候的魚最傻。」老人笑起來眼角堆著紋，「你不催它，它自個兒就上鉤。」

說話間魚竿猛地一沉，他手忙腳亂提竿，卻只釣上片水藻，綠瑩瑩纏著鉤，倒像魚兒送的見面禮。水藻上的水珠滾落在他手背，他也不擦，任那點濕順著指縫溜進袖口，「你看，急不得。」

轉去油菜田時，風裹著花香撲過來，甜得人舌尖發顫。蝴蝶翅膀掃過花穗，帶起的金粉沾在褲腳，走起來簌簌響。有個小姑娘蹲在田埂邊，把掉在地上的花瓣往玻璃瓶裡撿，指尖捏著粉白的櫻花瓣，像捏著一捧碎光。「要給媽媽做書籤。」她仰起臉時，睫毛上還沾著片嫩黃的油菜花瓣，說話間那花瓣輕輕落進瓶裡，驚起圈細小的香浪。

午後的陽光，懶懶散散爬過石階，把長椅曬得暖烘烘。我蜷在椅上打盹，聽見賣風箏的小販推著車走過，車輪碾過石子路「轱轆轱轆」響，車斗裡的蝴蝶風箏翅膀忽扇著，影子投在牆上，像真的在飛。

有孩子追著風箏跑，笑聲驚飛了枝頭的麻雀，「撲稜稜」的翅聲裡，風箏線「嗡嗡」地顫，把一團流雲也牽得跟著跑。

忽然，落了點雨，細得像縫衣針，斜斜織著。我躲進亭子裡，看雨絲吻過玉蘭花瓣，把那層白潤得發亮。有一對老夫妻，並肩站在簷下，老先生舉著傘，大半都傾在老伴那邊，自己肩頭落滿了星星點點的濕。老太太伸手替他拂去肩上的雨，指尖劃過他鬢角的白，動作輕得像撫摸一片羽毛。雨停時，老先生從兜裡摸出塊手帕，小心擦去老太太鞋上的泥，那手帕邊角都磨破了，卻洗得發白。

暮色漫上來時，我往回走。路過河邊，見白日釣魚的老人正收拾東西，魚簍裡躺著兩條小魚，銀閃閃在夕陽下晃。「放了吧。」他說著把魚倒進河裡，水花濺起的瞬間，我看見他掌心的繭子，像盛著一輩子的溫柔時光。

風又起了，帶著晚櫻的香。我想起老人的話，三月的好，原來，是急不來的。

就像那遲遲不上鉤的魚，就像簷下相扶的老夫妻，就像花瓣落進瓶裡的輕響，都帶著點慢悠悠的甜，把日子泡得軟軟的，讓人忍不住想，就這樣，多好。

春風裡的綠色約定

莫雲

凍土，在夜裡悄悄鬆了筋骨，表層的冰殼裂成蛛網狀的紋。我扛起鐵鍬往山坡走，木柄上的汗漬被春風吹得發緊，倒像是去年深秋埋下的約定，在掌心慢慢醒過來。遠處的苗圃飄來松脂香，新育的苗兒正踮著腳張望，根須在濕麻袋裡纏成密語，要把冬天攢的話都講給土地聽。

領苗的老人，蹲在晨光裡抽煙，煙圈剛騰起就被風揉碎。他手裡的楊樹苗裹著泥漿，青皮上泛著水光，像群剛哭過的孩子。「這苗得帶三分土氣。」他往我懷裡塞了棵，樹皮蹭著我的手腕，「你對它上心，它就認你這個主。」我想起爺爺說過，春風，是最守時的信使，每一年的這個時候，准來催約，帶著去年的承諾往土裡鑽。

挖坑時，鐵鍬撞上塊卵石，震得虎口發麻。卵石邊緣沾著暗綠的苔，該是在土裡睡了幾十年，被這陣春風叫醒了。我搬開石頭的剎那，竟發現底下藏著顆飽滿的橡果，殼上的紋路圈住三圈年輪——是三年前哪個孩子埋下的吧，如今，倒成了給新苗的見面禮。遠處傳來孩子們的笑，他們正給樹苗系紅綢，綢帶在風裡跳著圓舞曲，把陽光都繞成了綠色的線。

扶苗的姑娘，忽然按住我的手。「得讓根舒展開。」她指尖在土坑裡撥弄，指甲縫裡嵌著新泥，像藏著整個春天的顏料。樹苗，在我們掌心輕輕晃，像在點頭應許，枝芽蹭著姑娘的髮梢，落下細碎的吻。培土時春風忽然轉了向，捲著遠處的槐花香撲過來，混著新翻的泥土氣，在鼻尖織成綿密的網。我想起十年前栽的那片林，如今，該已長得齊腰高，正舉著滿枝的綠，在風裡等我們赴約。

澆水的時刻，最是安靜。水流順著樹幹往下淌，在根部積成小小的湖，映著天上的雲影。有一顆水珠，掛在葉尖不肯落，被陽光照得透亮，像顆沒說出口的誓言。穿藍布衫的老農蹲在不遠處，正給去年栽的樹鬆綁，去年系的紅綢已經褪色，卻在樹幹上勒出淺淺的痕，像個溫柔的印記。「樹記仇也記恩。」他摸著樹疤笑，「你糊弄它一年，它就少綠你一季。」

日頭，爬到頭頂時，山坡已站滿新栽的苗。孩子們把寫著心願的木牌掛在枝頭，「要長到月亮那麼高」「想結滿甜甜的果」，字裡行間的盼頭順著風飄，把整個山谷都染得暖融融的。我望著最陡處那棵歪脖子苗，它的根須正拚命往石縫裡鑽，像在說再難也要守住約定。

收工下山時，衣角沾著的泥土發了潮。回頭望，春風正穿過苗林，掀起層層綠浪，每片新葉都在點頭，應著來年的約。忽然懂得，這一年一度的植樹，原是人與土地最鄭重的盟誓——你種下希望，它許你蔥蘢，年復一年，把風沙擋在身後，把歲月長成年輪裡的詩。

晚風，掠過新苗的梢，送來遠處的蟲鳴。我知道，等秋葉染紅枝頭時，春風定會帶著今天的約定，在土裡埋下更深的盼頭。而我們要做的，不過是守著這份約，像守著心裡的綠，讓每粒種子都能在承諾裡，長成參天的模樣。

高家胡同的春天

高發奎

胡同還是那條胡同，彎彎的，窄窄的，像一根千年古槐的枝椏。我還是那個少年，傻傻的，呆呆的，像一個八十年代的木偶。

我喜歡春天！有時悄悄地來，躡手躡腳地像捉時光的人——有時輕輕地來，小心翼翼地像偷影子的人。我喜歡在胡同裡捕風捉影，捕蜻蜓，捉蝴蝶。蜻蜓是風，點水的功夫就不見了。蝴蝶是影，眨眼的時間就無蹤了。我喜歡春天，特別是胡同裡的那些樹——

兩棵梧桐樹立在胡同口，像兩個門神，一左一右。一場春雨過後，枝頭的芽苞大了，或鵝黃，或淺綠，我數了幾遍，兩種顏色已經分不出伯仲了。那黃是軟軟的，茸茸的。那綠是淡淡的，嫩嫩的。等芽苞慢慢的舒展開來，等它手掌般大小的葉子，在陽光下閃爍起來。等風吹過來，葉子嘩啦啦地響，像蠶在急急地咀嚼著桑葉。

往裡走，便是夏四奶奶的家了，家門口有一棵合歡樹。彷彿這樹最懂春天，它不像梧桐那樣急匆匆地冒出了葉，而是慢慢悠悠地來。先是枝條泛出青色；然後在葉梗間，生出些極細極細的嫩葉，對生著，像一把把小小的梳子。那葉子是羞怯的，白天張開，夜裡合攏起來，似乎在做夢，一定是關於青春的夢吧。

彷彿這春天的消息，它們想藏起來，怕過路的人捎走，路過的風偷去了。等到夏日，那綠葉間便會綴滿了粉紅的小花，像一把把袖珍般的扇子，散著淡淡的香氣，整個胡同都浸在這香氣裡，甜滋滋的，軟綿綿的。像我軟綿綿的身子，我在春風裡歎了氣。因為手無縛雞之力啊。急壞了母親。她四處尋找靈丹妙藥。在春天裡更是不閒著。春天是希望的季節。把我一個人關在家裡，她又去尋找希望了。

幸好有楸樹相伴。

那棵楸樹在我家的院子裡。在胡同裡，它的年歲最大，樹幹最粗，我與兩個發小，曾經合抱過它。手牽手的過往，那情愫久久不能忘懷。也許由於我的緣故，從那以後，他們極少來了。後來我們長大了，就再沒有牽過手了。

牆角邊的迎春，開著，金黃的一片。發小誤把它當成了連翹。

我忽然想，這些樹，這些花，這些草木喚醒了高家胡同的春天。左鄰右舍在這胡同裡過著平凡的日子。陽光照在身上，癢癢的；星光撒在地上，亮亮的；燈光映紅了臉，暖暖的；夜深了，時不時地做個夢——春天的夢。

它們和梧桐的葉、合歡的花、楸樹的蕊，混在一起，調和成一種撲鼻的香，在胡同裡瀰漫著。

我走進胡同的深處，回頭看，看著老屋，看著那幾棵老樹，一種惆悵之情油然而生——這滿眼的春色，莫要負了它。不會的，我要東奔西走——我要在春天奔跑——

高家胡同的春天，溫暖了我。在我的眼裡，萬物皆溫柔。

當我們種下一棵樹，究竟在「種」什麼？

——專訪東北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吳景明

中新社長春3月12日電　3月12日，是中國植樹節。放眼世界，英國、法國、美國、印度、墨西哥、土耳其等數十個國家，也設有植樹節或植樹日、植樹周。

象徵保護生態、改善環境的節日，為什麼偏偏是「種樹」，而不是「種花」「種草」？當我們種下一棵樹時，究竟在「種」什麼？近日，中新社「東西問」專訪東北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吳景明，從中西文明比較的視角，解讀植樹行為背後的文化傳統與精神意義。

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：

中新社記者：為什麼人類社會普遍如此重視樹木？

吳景明：這個問題實際上觸及了植樹行為的文化根源。植樹不僅是一種生態實踐，也是一種深植于人類文明中的象徵性行動，它喚起的是跨越代際的集體記憶。

從人類演化史來看，人類與森林環境之間存在長期而緊密的聯繫。許多研究認為，人類祖先在相當長的時期內生活在森林生態系統之中，依賴樹木獲取食物與棲息空間。隨著氣候變化和生態環境的演變，一部分人類逐漸走向開闊地帶，並在這一過程中發展出新的生存方式與社會結構。

在人類歷史的大部分時期，樹木始終是最重要的資源之一。從「構木為巢」「刳木為舟」，到木構建築、車馬、器具，人類社會的衣食住行在很長時間裡都依賴樹木提供材料。

中新社記者：從古至今，人們總在不同場合的重要時刻植樹。這種跨越文化的普遍行為，究竟源于人類怎樣的情感寄託？

吳景明：人們不約而同地將種樹與「重要時刻」相綁定的現象，確實是跨越文化的存在。

在中國貴州的笆沙苗寨，每人會有3棵樹陪伴自己一生——出生時種下「生命樹」、15歲前選認「消災樹」、生命結束時又種下「常青樹」。更早的記載也有，北魏《齊民要術》中提到「生嬰植樹」的習俗，嬰兒出生時要栽20棵樹，結婚時樹木成材，可作婚資。

在美國，19世紀初興起的鄉村公墓運動，將墓地打造成種滿樹木、鮮花的花園，改變了墓地原本擁擠、陰暗的面貌。這場運動從觀念上推動重塑了美國的殯葬文化，將死亡從陰森的終點轉化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「安眠」。

種樹也常常成為國家間友好交往的見證。1972年，尼克松總統訪華時贈送給中國的北美紅杉，由周恩來總理親自安排種在杭州植物園。如今，北美紅杉樹已在中國繁衍後代4萬餘株。同年，中日恢復邦交正常化，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，贈送給中國一批大山櫻，也在北京、武漢等地開枝散葉。

如今，植樹的傳統衍生出了更豐富的形式。很多學校的畢業生，離校前會在校園裡種下一片紀念林，校友返校時也在當年的小樹旁合影留念。我曾帶學生種過一棵「班級樹」，我跟他們說，等十年後、二十年後回來，這棵樹就是你們的坐標。後來真有學生回校，第一件事就是去看那棵樹。那一刻你會發現，樹已經不僅僅是樹，它成了一個班級、一群人的情感錨點。

樹木的形態本身就具有強烈的象徵意味：根深入大地，樹幹立于人間，樹冠伸向天空。在許多傳統宇宙觀中，這種縱向結構恰好對應地下、人間與天界之間的聯繫。

因此，在不同文明中，樹常常被視為連接天地的「宇宙軸」。例如中國神話中的建木，被描述為溝通天地的「天梯」；北歐神話中的世界樹尤克特拉希爾（Yggdrasil），則支撐著由多個世界構成的宇宙結構。這些神話體系雖然彼此獨立，但都將「樹」作為解釋宇宙秩序的重要象徵。

三星堆青銅神樹，也被不少學者解讀為古蜀人想像中的「通天之樹」。

于靜：冰雪何以成為跨文化交流的紐帶？

中新社哈爾濱3月15日電　冰雪，是大自然對中國東北大地的饋贈，也是連接世界的一條文化紐帶。從古代冰嬉到現代冬奧，從民間冰嬉到國際賽場，中國冰雪運動在本土傳承與國際借鑒中雙向奔赴。在體育強國建設穩步推進、全球冰雪運動熱潮持續昇溫的背景下，高校作為冰雪人才培養與文化傳承的重要陣地，肩負著怎樣的時代使命？

中新社「東西問」近日對話曾經的速滑世界冠軍、哈爾濱體育學院教師于靜。作為從賽場走向講台的親歷者，她以自身跨國訓練、教學實踐與育人感悟，解讀冰雪體育教育的當下與未來，探尋中國冰雪運動「本土傳承+國際借鑒」的發展密碼。

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：

中新社記者：在與外國教練、運動員交流中，哪些互動讓你感受到文明間的理解與共鳴？冰雪運動為何能成為跨文化交流的有效載體？

于靜：我在國外訓練時，常與不同國家選手同場備戰。多數情況下語言並不完全相通，但冰雪運動以肢體動作為語言、以熱愛為紐帶，無需過多文字就能達成默契。技術交流、動作示範、賽場鼓勵，往往一個手勢、一次眼神、一組滑行，就能實現心意相通。

在我看來，體育運動天然無國界。無論中國、歐美還是其他國家，都有各自的體育傳統與文化底色，但共同的運動熱愛，足以成為跨越文化壁壘的橋樑。

冰雪場上沒有膚色、語言、制度的隔閡，祇有對速度、技巧與拚搏的共同追求，這正是它能成為跨文化交流載體的核心原因。

文明的共鳴，從不依賴繁複表達，而源于人類共通的對超越自我的嚮往。冰雪以純粹、簡潔、力量之美，讓不同文明在同一片冰場相遇、理解、相融。

中新社記者：國際交流中，中國與歐美冰雪強國在體育文化理念上有何差異？面向青年學生，如何平衡冰雪運動的專業性與普及性？

于靜：中外冰雪文化差異，本質是生活方式與發展路徑的不同。北歐、北美等地區冬季漫長，冰雪運動是當地人與生俱來的生活方式，青少年滑雪板代步、課餘訓練十分普遍，運動融入日常，而非單一競技任務。歐美體育教育更側重人格塑造、自信培養與興趣驅動，運動員多在學習、工作之餘自主訓練。

中國冰雪運動起步較晚，早期以競技突破、專業集訓為主，形成了集中高效的舉國體制優勢，強調意志品質、紀律性與抗壓能力。兩種模式各有長短：中國運動員紀律嚴明、執行力強，在自信心表達與個性化發展上則仍有提昇空間，二者互補方能相得益彰。

面向青年群體，冰雪運動需從專業化走向社會化。以高校為起點普及冬季項目課程，讓學生掌握基礎技能與教學能力，拓寬就業渠道；同時依託運動康復、人體科學、科研保障等專業，為國家隊輸送複合型服務人才，以普及厚植根基，以專業提昇高度，讓更多青年感受冰雪魅力。

中新社記者：中國冰雪既有民俗根基，又吸收國際規則體系，這種路徑如何體現中華文明的包容性？

于靜：中國冰雪文化源遠流長，古代冰嬉、冰燈、抽冰嘎、冰滑梯等民俗活動，是源于生活的文化基因，在東北大地代代相傳。

我們發展現代競技冰雪，從未割斷本土根脈，而是在傳承中創新，在開放中吸收。

國際借鑒不是照搬，而是擇善而從、為我所用。

通過冬奧會等國際賽事，我們引入先進規則、訓練體系、賽事運營經驗，再結合國情優化創新，走出獨具特色的發展道路。從北京冬奧會歸化運動員奪冠，到米蘭冬奧會寧忠巖等本土選手在海外俱樂部交流後摘金，都是中西融合的生動例證。

這正是中華文明包容性的體現：不忘本來、吸收外來、面向未來。以本土文化為魂，以國際經驗為翼，在互學互鑒中增強自身實力，讓世界看到中國冰雪的傳統底蘊與時代活力。

訃告

林長歲

逝世於二月二日
設靈於香港紅磡萬國殯儀館二樓(福海堂)靈堂
出殯於三月廿一日上午十時

王曾秀媛

（石獅寬仁鄉）
逝世於三月十四日
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（Sanctuarium 213-Orchid）靈堂
出殯日期另訂

蔡景典丁母憂

菲華泉州公會、菲律賓泉州總商會訊：本會副監事長蔡景典鄉賢令萱堂蔡府洪美貌夫人，不幸於二零二六年三月十三日上午十時於家鄉瑤厝村家中仙逝，享壽六十有五齡。寶婺星沉，軫悼同深。現停柩設靈堂於家鄉本宅，擇訂於三月十八日出殯火化。

本會聞耗，經致電慰唁其家屬，勉其節哀順變，敬輓花圈，以表哀思，而盡鄉誼。

王人芬遺孀逝世

和記訊：故僑商王人芬令德配王衙曾太夫人諡秀媛（石獅寬仁鄉）亦即王【名達】、名順、名德、潔如、淡如、澤如、湘如、賢昆玉令慈，不幸於二〇二六年三月十四日下午七時二十八分壽終於ST. LUKES醫療中心，享壽積閏一百高齡。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（Sanctuarium 213-Orchid）靈堂。